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四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辨證六

南唐張佖知貢舉試天雞弄和風賦佖但以文選中選句爲題未嘗詳究也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翰天雞翰天雞天雞有二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釋蟲有翰天雞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檮雞釋鳥有翰天雞赤翮逸周書曰文翰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江南人士深於學問如此

十國春秋拾遺

史駙馬匡翰墓在太原縣東北三十里黃陵村墓碑深陷於地村民語予土不可搆搆之尺則更深尺子強令搆之以畚去土至一尋龜趺始露驗之則陶學士穀所撰文也辭多駢儷乃抄撮其大略云匡翰傳美其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不倦碑辭亦云懷鼓篋之心行有餘力蘊飛箝之辨似不能言不積財而但富藏書不憂家而惟思報國求諸時彥罕有倫焉則與史傳合矣

晉義成節度使駙馬
都尉使匡翰碑跋

曝書亭集

賀知章傳云天寶初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賜鏡湖

剡川一曲旣行帝賦詩皇太子百官餞送僕尋考會稽
集得明皇所爲送賀老歸越之序與詩及朝士自李適
以下三十七人餞別之作是時正天寶三載正月五日
也青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疏無以加此觀者如堵
甚以爲寵傳又謂卒年八十六僕觀徐鉉序中謂有彭
泐者於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
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負笈
賣藥如韓康伯近於台州上昇徧於人聽元和己亥先
生遇之云云此碑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也不知何

以言此

野客叢書

劉文壁記作劉文宗今按九國志云郡人劉文與杜雄同攻越爲劉漢宏所敗故降之漢宏以文知明州而杜雄墓碑亦云與劉文起事劉改刺四明如此則劉但名文壁記誤增宗字耳

赤城志

魯洵作杜雄墓碑稱雄字昌符京兆人從台與劉文起事劉知明州因人之欲請主郡政廉使承制加御史大夫明年兼大司憲轉左貂錫以竹使符詳攷其辭則是劉文自使之守郡後方本道畀之郡符耳又云光啟三

年加工部尙書是秋遷刑部尙書今聖嗣位

蓋昭宗也

嘉其

威武謂執政曰寰宇方擾獨海郡有武不用非以德行
化乎因命以德化爲軍號文德元年加兵部龍紀初加
右揆大順初加左揆乾甯二年加司空乾甯四年冬十
月卒今壁記載杜雄中和三年到任至乾甯四年方稱
駱團繼之殆與洵所製碑合攷之唐史紀年則雄在郡
首尾凡十五載然洵乃雄吏其辭自稱門吏德化軍巡
官魯洵則誌文未免失實且言語淺俚無足觀又一事
可疑其云中和三年太守劉公改刺四明雄主州事而

唐書僖宗紀云光啟二年十二月丙午台州刺史杜雄執劉漢宏降于董昌資治通鑑中和元年云臨海賊杜雄陷台州光啟元年台州刺史杜雄誘漢宏降執送董昌斬之唐書稱執漢宏事在光啟二年十二月而通鑑稱元年年既不同而五代史九國志所載殆是漢宏因錢鏐爲董昌取越州故奔台州雄執之以送昌非漢宏降雄也通鑑少誤

赤城志

唐昭宗以錢武肅鏐平董昌於越拜鏐爲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子孫三死羅隱撰謝表略

曰鑄金作誓指日成文蓋陛下憫臣處極多虞憂臣防
姦未至所以廣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
雖君親屬意在其必恕必容而臣子盡心亦豈敢傷慈
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可以此而累恩不可
因茲而賈禍逮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承旨改回請
玉冊金券有司定儀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鐸卽以
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屬悉
稱臣又於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樓復遣使冊
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處

極防微累恩賈禍之誠殊相戾矣

湘山野錄

羅昭諫投身武肅特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
託婁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以劉
爲婁避武肅嫌名也

楓窗小牘

江東羅諫議隱撰吳越行營露布曰羅平者啟國之名
順天者建元之始又曰將軍門稱天冊之樓以會府爲
宣室之地據此則昌之年號爲順天明矣

吳越備史

鴻墀謹案董昌年號或云天冊或云天聖皆非

進士王詡之在南海著昭陽賦一篇序云皇帝基構乾

坤十有八歲矣甲子春始作茲殿計其甲子則巖本年
僭號今據皮氏舊錄而書之云前年丁丑僭號其誤明
矣

吳越
備史

錢暨德基爲予言吾家先王慝唐末五季有茲吳越順
事中國不敢效他霸府之僭恭俟眞主之出卽奉版籍
歸於職方氏故自國朝以來學士大夫以忠孝名吾家
無一議者至歐陽公始云得封落星石爲落星山制書
知吳越亦嘗改元寶正著於史矣

聞見
後錄

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星石制書辛卯乃後唐明

宗長興二年寶太元年羅隱記修新城縣記云癸未歲

癸未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

臨安志

以此知吳越雖云稟

中原正朔既後唐長興同光年號與其寶正寶太同歲

而名不同知吳越自當改元審矣

演繁露續集

歐陽氏有言曰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
行中國年號然余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
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傍采閩楚南
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
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

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鏐之末世也肅潤又攷辛卯長興二年安重誨甫誅我王致仕方起位亦初復何得遽有封石之事且此石不知落於何地封於何所制書何不傳於世而獨爲歐陽氏所得耶夫欲求其事迹不得采諸國往來之書又不得而強以落星石爲寶石且因寶石之名懸擬寶正年號以是撫而實之然耶否

耶

吳越備史後序

武肅王浚舜并記有東都上直官西都上直官等文是明以西府東府爲兩都已又王順伯家藏吳越忠懿王

一判語其狀云臣贊甯右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今進呈
乞給下取設齋日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却欲重進乞於
仁政殿前夜化却不然便取聖旨云云此進呈聖旨諸
語亦與天子略同由是以推則吳越雖無稱帝之事而
當日臣下尊之者詞多僭擬亦未必盡無也

十國
春秋

鴻堦

謹案余公綽閩王事跡及林仁志王氏啟運圖

俱以錢文穆爲世宗而當時民間謂武肅爲錢太祖
似當日果實稱宗而其後漸諱之者又建炎以來朝
野雜記云羣臣欲稱光堯廟號成宗尤袤曰此吳越

錢元瓘僞號也是又以成宗爲文穆廟號蓋當時王室不競雖錢氏亦不免僭號自娛不止武肅改元一事也

唐舒元興牡丹賦序云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爲人乎斯人信丈夫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而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哉皮曰休桃花賦序云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

爲人也二序意同梅花賦人皆知之荔枝賦則人未有用之者何耶然梅花賦今不傳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觀其文猥陋非惟不類唐人亦全不成語不善於作僞者也

癸辛雜識

唐制服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至朝散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只許封一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許門設棨戟吏三十考轉銀青此其大略也僕觀白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元簡爲京

兆尹官皆六品尙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
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啟請無多日朝散何時復入銜
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入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
作武儒衡陞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
足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白金
而已權德輿罷相爲檢校尙書興元節度使改葬其親
因表納檢校尙書請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倖禮
部郎中呂溫代鄭相公謝戟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

秩銀青戰勳十二乃號柱國

野客叢書

神祠名之閼宮者謂嚴邃之宮也名之清宮者謂清淨之宮也而亦得以爲明宮韓愈南海神廟碑云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亦得以爲壽宮崔融啟母廟碑云壽宮澹兮不擾蓋明宮則神明之所宅壽宮則沒而不亡之義也

敬齋古
今註

今進士書試卷末云塗注乙共計若干字唐時已有此語韓愈讀鶡冠子有曰余三讀其詞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者十有二字云劉蛻文塚銘序云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

者乙者有注措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

示兒編

新唐書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年改書佐曰縣尉尋改曰正畿縣上縣正皆以四人七年改縣正復曰尉按李太白作溧陽瀨水貞義女碑云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朝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又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亦云縣尉李向趙濟盧榮等同德比義好謀而成以此二碑推之則上縣不止兩尉明

矣

實退錄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

隍故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然成
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作韋鄂州碑謂大
水滅郭抗辭正色言於城隍其應如響杜牧爲黃州刺
史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它如韓文公之於潮麴信
陵之於舒皆有祭文而許遠亦有睥井鷓翔危堞神護
之語則不獨吳越爲然

實退
錄

張洎字師闓歸宋太祖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
日因出帛書示之乃圍城日洎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
丸書也洎神色自若徐曰當危急之際望延歲月亦何

計不爲臣所爲帛書甚多此特其一耳太祖奇之時秦國錢王倣薨太常定諡忠懿洎時判考功爲覆狀經尙書省集議虞部郎中張似奏駁曰按考功覆狀一句云亢龍无悔實非臣子所言者况錢倣夙爲荒服未嘗略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位不可爲亢其亢龍无悔四字請改正洎對狀曰謹案易乾之九三云云王弼云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正義云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慎守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

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鎔銖九有亢
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逾涯量廬杞
郭子儀碑云居亢无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
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說祈國公碑云一
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況考功狀內止稱云受
寵若驚居亢无悔卽本無亢龍無悔之語詔曰張洎援
引故實皆有依據張似學識甚淺敷陳失實可罰一月

奉

十國
春秋

容齋併疑中說爲阮逸所作大慶則未敢以爲然也何

者逸乃我宋仁宗朝人唐書藝文志已有王通中說皮
日休有文中子碑亦言序述六經數爲中說李薛房杜
皆其門人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銘序載其家世行事
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其書所言合矣司空圖又謂文
中子致聖人之用房衛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
濟貞觀治平之盛至於李翱讀文中子且以其書並之
太公家教劉蕡讀文中子又以六籍奴婢譏之是雖當
世儒者好惡不同推尊之或過毀損之失真要之自唐
已有此書決非阮逸所作明矣

攷古
質疑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吳
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有禽之制在氣一語梁肅受命
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一語馮用之機論權論兩
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

譚苑
醍醐

唐大曆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官
校定經本送尚書省並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音考
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
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與問國學記其初塗之
以土而已太和間祭酒齊曠司業韋公肅易之以堅木

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郎劉禹錫爲作
記當時場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
其略曰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云一人作則
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詡若此是書自土
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
予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
孝廉生顏傳經取疑文互體鈎考而斷決之爲士子楷
式爲功匪淺矣故禹錫記稱爲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
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

五經文字跋

曝書亭集

太平御覽所列古人別傳之類或舉人一節以見其全體如韓公於何蕃東坡於陳慥是也又其次始爲寄託之傳如韓公丐者柳州梓人種樹之類是也又其次爲遊戲之傳如韓公之毛穎是也若必謂非史公不應爲人作傳則張中丞傳韓公已爲之題後而歐陽生傳卽韓公友李翱所爲皆不聞其以爲非也

鮑琦亭
集外編

凡用事有可以證他本之非者如楊炯渾天賦日應於天桓君山由其發難按晉天文志桓君山曰天若如推磨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

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法也據此則日應於天爲是而文粹乃以日作候又景短而多暑景長而多寒按周禮日南而景短多暑日北而景長多寒諸史志並同而文粹作景長而多暑景短而多寒又執法者廷尉之曹大夫之象按晉志左執法廷尉之象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而文粹作大臣之象又星芒伏鼈按前漢志旬始其怒青黑色象伏鼈宋均曰怒則芒角刺出而文粹作星流伏鼈王起禋六宗賦天宗必降按月令祈來年於天宗注謂日月星辰也詳此賦上文言禋於三辰則

天宗爲是而一本乃作六宗張九齡神池頌天根有見
曾是不涸按國語天根見而水涸注天根亢氏之間寒
露後五日朝見而集本乃作天眼李庾東都賦至天后
朝匪伊是居于焉逍遙文粹以至天后朝作高祖至於
后朝按東都隋置武德四年廢則天改曰神都遂居之
殆非高祖時也駱賓王釣磯應詔文素龜靈也被髮阿
門白龍神也挂豫且網莊子宋元君夢人被髮闕阿門
卽白龜也說苑白龍爲豫且所網而集本以阿門作河
津且網爲罝網蘇頌策汴王文思窮占雨沛經不測其

精微按東觀漢記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
上以易林占之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問輔輔曰蟻
穴居知雨將至是占雨也而唐大詔令作沾雨皮日休
秦繆公諡論注文許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負蔡

一作

之田七十萬按國語注百萬百萬畝七十萬七十

萬畝也而文粹以百萬作方百里七十萬作方七十里
又與人誦之曰佞之不佞國語作佞之見佞而文粹作
侯之不侯張說隴右監牧碑第賞堂邑之山林按東方
朔傳堂邑侯尙大長公主主謂武帝臨妾山林而集粹

全唐文紀事

卷八十四

古

並作京邑又夫其處身則立無跂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聲成也此語見國語跂作跛聲作聳而成字集粹作誠國語作成禁原焚牧禁原見周禮禁原蠶而集粹作焚原燎牧張九齡裴光庭碑詳施稅簡稽之政周禮大司馬施貢分職簡稽鄉民而集以施作征梁肅獨孤及行狀惟四布然後迺斂惟字疑檀弓司徒旅歸四布注謂四方之賻布而集作待賜布及卒於常州非待賜布乃斂也此類當以

文苑爲正

文苑英華辨證

鴻墀謹案此書所載文苑英華語句攷之文苑英華

刊本每有不同如李邕日賦之閑谷改作閑閣董思恭日詩之十枝仍作十丈王延昌河濱碑之麾城誤作靡城于邵謝賜甘子狀之絕劣又作絕少殆後來校刊未見此辨證且不盡依彭叔夏所據原本今略舉大凡附識於此

凡撰人名氏或有以甲爲乙當以文苑爲正者林逢請聽政表七首第三表載柳宗元集中作第二表晏元獻公云柳集第二表據文苑乃林逢第三表而柳集又自別有第二表第四表亦載柳集作第三表詳表文云兩

河之寇盜雖除

柳集作難除非

百姓之瘡痍未合又云成先帝

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乃穆宗敬宗時事宗元當憲宗

元和十四年已卒此二表柳集誤收何疑李吉甫郴州

刺史謝上表亦載柳集以郴作柳按新史吉甫傳改郴

移饒舊史乃以郴作柳是致柳集誤收況宗元自有柳

州謝表其題作謝除云奉三月十三日制六月二十七

日上訖今此表題作謝上又云今月二十五日上訖攷

其月日文理皆非宗元事其爲吉甫何疑羅衮後二銘

其一櫛銘而有髮旦旦思理有心焉有身焉胡不如是

文粹以此爲盧仝作云人之有髮兮旦旦思理有身兮
有心兮胡不如是攷玉川集梳銘云有髮兮朝朝思理
有身兮胡不如是詞雖小異然爲櫛銘一也今詳文苑
所載袞二銘枕銘杖銘並序復載後二銘櫛銘門銘並
序其序云前惟王者之義無所不正或得賢以反國旣
作枕杖二銘以風復念時人歎於自修卒違善及禍或
侈滿不能長嗣因亦銘諸櫛銘諸門以勸以序觀之則
四銘皆袞所作甚明文粹旣載袞前二銘乃以盧仝門
銘列於袞所作枕杖二銘之前又以仝櫛銘列於枕杖

二銘之後已自可疑或者玉川亦有此作其詞偶同乎
近世眉山成午編唐三百家名賢文粹亦與姚鉉同殆
未見文苑故耶

文苑英
華辨證

凡官職封爵有與史集異不可輕改者蘇頲授尹思貞
御史大夫制將作大匠按唐制隋煬帝改匠爲監唐初
復舊天寶中再爲監今思貞改命在開元初猶爲大匠
或乃以匠爲監張說楊執一碑司徒觀王雄之曾孫司
徒集作司空按隋書觀王傳贈司徒張九齡李仁瞻碑
五代祖始豐懿公璨始豐集作始封按世系表亦作始

豐權德與王崇述碑一命昭武校尉蘭州金城府別將
金城府集作金城縣按唐地理志蘭州有金城府又有
五泉縣咸亨二年改名金城天寶元年復舊又有廣武
縣乾元二年更名金城今云別將則府爲是蘇頲命呂
休璟等北伐制神山府折衝按唐志神山府在晉州唐
大詔令迺作神仙莫門積石等軍建康軍使唐志莫門
軍在洮州建康軍在甘州唐會要乃作英門建庫此類

當以文苑爲正

文苑英華辨證

述聖賦

太宗御製敘

闕作者名氏按唐謝偃傳太宗召偃欲

偃作賦先爲序一篇頗言天下治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之偃緣帝指名曰述聖帝甚悅賜偃幣帛數十則此篇是謝偃所作鄭錫觀百獸率舞賦條支之犀黃支之鷖按漢平帝紀黃支獻犀牛西域傳條支國有大鳥卵如甕疑當作黃支之犀條支之鷖高無際井賦棲永康之瑞鳥章承慶枯井賦永康則金精化鳥鳥一作馬按藝文類聚引異苑永康王曠井上有洗石子婦覩二黃鳥鬪掩取變成黃金則馬字非獨孤授吉光裘賦青鳳之煥徒稱雍陶千金裘賦誇煥於青鳳按拾遺周昭

王以青鳳毛爲二裘一煥質二暄肌則誇煥之煥當作
燠字明矣陸龜蒙幽居賦力止戡蟬按列子臣之力堪
秋蟬之翼注堪猶勝也則戡當作堪

文苑英
華辨證

凡避諱而易以他字者許敬宗舉賢良詔用生民吏民
致治成治字而唐大詔令改爲生靈吏人致政成化當
太宗時二名不偏諱

見實錄
及會要

高宗雖諱治而此詔在貞

觀二十一年六月疑是後人追改崔沔對應封神嶽舉
賢良策用治字世字時神功元年武后雖已革命不應
便用唐諱蘇頲冊開元神武皇帝文開者泰也罔不享

享疑作亨或謂肅宗諱亨故改作享然此先天二年冊
文也時肅宗諱嗣昇開元十三年改諱浚二十六年改
諱紹天寶二載方改諱亨安得預爲之諱乎

文苑英
華辨證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四終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五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異同一

右唐嵩岳少林寺碑守吏部尚書裴漼撰并正書少林寺在河南登封縣少室山麓去嵩岳二十里嵩岳一稱太室故有少室而此寺曰嵩岳者統於尊也予正德癸酉嘗遊嵩岳訪少室留宿寺中見殿後有立雪堂相傳昔達摩之徒惠可欲嗣其法雪深至腰不去此卽其處寺右上山三里有達摩洞洞有石達摩面之九年形宛

全唐文紀事

卷八十五

一

然石上其事甚異達摩爲釋氏西來初祖可稱二祖碑
雖及其人而二事皆不之載寺復有太宗與僧教書石
刻蓋太宗爲秦王時寺之僧擒王世充以獻故太宗賜
書褒美而碑云僧執世充姪仁則以歸與教書不同予
故書之以見古人之文不無缺誤如此然非予之親歷
則亦莫能知也

金薤
琳瑯

許先生廷綸官南通政時春偶與論予所見人間收得
唐人遺象衣袍領圍其頸若無裏衣不可曉先生曰吾
家房杜象正如此因出視春得歛衽過目焉像頌中爵

號與劉昫史不合昫史列傳他人當時贊詞率不載獨
載二公贊有曰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
身者有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者
蓋二公圖登瀛圖凌烟閣時語此像頌又不同焉

餘冬序錄

余所得此帖有于瓌紹彭題識及諸名賢私印甚夥至
于紹興御記敷文鑒賞斷不若詹本之少據而結法瀟
厚風華秀逸又非褚書之它存者可擬其爲真蹟神品
無疑宋學士跋詹本謂廿三年下闕歲次己酉五月甲
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遡悲風於長字下闕術字

又庚寅作庚子與此正同意者詹氏所得其臨摹別本耶然此有高祖配天一人有慶而詹本獨闕或褚公書此藁草故不止一本耳按丙庚子庚寅據史當以庚寅爲正術字關係筆誤治字闕則非臣子所敢書也余又取文苑英華唐文粹大詔令諸書參考之如鳳紀凝秋文粹作鳳管高祖配天文粹作高配於天良書自得文苑作良畫先懷反正文苑作先懷友敬蚩尤遞剪詔令作遞剪徒邑垂仁文苑作從邑青辰同規文苑文粹作青辰龍鄉委畫文苑作委質升年文苑作千年商管初

飛秋絃罷伯文苑作宏壁陳階鈞天罷倚驚川攸緬文苑作夢齡遐想羲和司日文粹詔令作端圭司日凝清秋於廣路文粹作凝秋林又與文苑俱作廣陌詔令作拂凝霜隅山文粹詔令作嶠山虛衛文苑作肅衛輕池文粹作清馳凡十餘處疑卽宋學士所謂不能悉數者然徧考三書此異則彼同而詳翫其語要當以此冊爲正也豈諸書所載或得其初藁或得其進御改定之筆耶若此文之爲褚公撰諸集甚明學士似亦不必更贅以年月考證也詹本世不復著而學士及方希古跋在

吾故詳著而書其後毋使後之覽者如蘭亭訟端

褚河南冊

文後

弇州山人稿

唐故事非職載筆至司鈞衡者不敢爲之登善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己亥爲中書令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緝熙帝載者己此卷當爲命藁之第二故於二十三年下闕歲次己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縉雲下無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八字遡悲風於長下缺術字然特其缺文爾徵之大詔令蘿圖琬玉集文粹文苑諸書其更改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

題唐太宗冊文

後 宋學士集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
戢武閣豈凌烟先名戢武而後改之邪又段志元碑亦

云圖形戢武閣

西溪叢語

藝文志天文類黃冠子李播

淳風之父

天文大象賦一卷李

台集解五行類李淳風太一樞會賦一卷元宗注 中

興書目大象賦一卷題張衡撰李淳風注備述眾星名

義如古賦之體

一本云大象賦楊炯撰畢懷亮注

玉海

右唐崔敬嗣碑按唐史崔光遠傳中宗在房州光遠之

祖敬嗣爲刺史盡誠推奉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輒超拜後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已死乃用其子余集錄有光遠祖墓誌其卒在武后朝此碑敬嗣蓋中宗時誤遷官者也而碑乃云景龍元年有制追不時至中宗對宰相稱其姓名三令使者趣之及謁見卽日拜霧林將軍二說不同豈中宗旣召見乃悟其

非是歟

金石錄

右唐紀太山銘元宗御製唐文粹所載與石刻不同者

十餘字皆當以碑爲正

金石存

康子元傳元宗將東之泰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縉
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尙臭
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白奏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
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飲福酒乃燎請先
祭後燔如貞觀禮便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爲先燎降福
尙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挺不徒說曰康子
獨出蒙輪以當一隊耶議未判說請決於帝帝詔後燔

唐書
唐會要

鴻臚
謹案唐書禮儀志是後太常卿甯王憲奏請郊

壇時祭並依此先奠璧而後燎柴瘞埋制從之

許景先傳云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峰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今按王勃駱賓王傳後張說論文處云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與本傳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新唐書
糾繆

嘉祐雜志所載三碑僕嘗考焉一原甫得漢延熹金鄉守長侯君碑二白水縣民得員半千墓志云十八代祖凝自宋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員僕考唐書本傳其先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及

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或謂凝十世祖或謂十八世祖或謂自姓員或謂賜姓員傳文與碑不同如此三邢臺村所謂顏魯公撰宋璟神道碑云公作長松篇梅花賦蘇味道以爲有王佐之才上嘗賜鍾乳使醫持歸鍊之或以上藥不宜委之公曰推信待物猶懼不信作相廷奏二張則天失色欲起李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張嘉貞作相仰公行事每閱堂案見公危言讜論扼腕長歎今本傳並不載此數事而劉禹錫書則曰宋廣平沈下寮也蘇公味道時爲

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則天
聞之皮曰休賦序曰宋廣平有梅花賦清新富艷得南
朝徐庾之體後蘇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廣
平碑之數事既不見於史矣而梅花賦一事或謂廣平
投繡衣使者蘇公而見稱或謂蘇公後得此賦見稱而
遂振二者之言又不同

野客
叢書

碑稱璟轉廣州都督教廣人度材陶旂以弭火災于今
賴焉燕國公張說嘗爲碑頌是撰頌立碑者張說也舊
傳不載張說撰碑但云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是仍

立碑也新傳則云廣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
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以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濫
辭徒成詔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是未嘗
立碑也一事而三者不同如此

宋璟 金石萃編

史載廣平諸子皆荒飲俳優而碑云或肅或文或哲或
又克篤前烈以休令聞嗚呼諛墓之詞雖魯公亦不免
若是

宋璟 授堂金石跋

鴻輝

謹案璟八子新傳僅列六子之名舊傳則極詆

之謂廣平風教無存且言衡最麤險據碑側記則言

衡陷吐蕃吐蕃素聞名德稱之爲賢相之子以駝馬
盡室護歸使其麤險何能感動若此史或言之太過
也

張九齡請誅安祿山孫樵云曲江令守珪斬之尤爲失
實實錄二十一年守珪猶在隴右與吐蕃立分界碑未
至幽州舊傳云二十年爲節度亦誤也按祿山若始爲
互市牙郎守珪安能知其終亂天下釋而不殺孫樵豈
得遽以叛罪加之邪若如舊九齡傳守珪執送京師元
宗自赦之則守珪何罪而時人咎之也若謂盜羊喪師

兩次當死則祿山豈祇用辭而得免兩死邪若如元宗
寶錄守珪奏請行法得報聽許感其一言輒捨之則守
珪必不敢輕易反覆如此且九齡何從得見其面而云
面有逆相邪若云守珪未嘗奏請行法則張九齡集有
賜守珪勅云祿山等輕我兵威曾不審料致令損失宜
其就誅御既行之軍法合爾又賜平盧將士策云安祿
山之誅緣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懦致失後圖是當時曾
許之行誅矣若云守珪自捨之非元宗意則又賜守珪
勅云祿山勇而無謀遂致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

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初聞勇鬪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以一敗棄之將欲收其後効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宜且停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今以諸書參摺蓋祿山失律守珪奏請行法故前勅云卿既行之軍法合爾又云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似謂守珪已誅之矣既而守珪感其所言惜其驍勇欲殺則不忍欲捨則先已奏聞且恐不能厭服將士之心或者報許之勅未到故執送京師使上自裁之冀上見其材力而赦之亦猶陳平執樊噲衛青囚蘇建

耳上因是欲赦之而九齡執奏云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是并劾守珪不斷於閩外乃更執以諉上之辭也九齡因此見之而云面有逆相上終欲赦之故九齡不得已草勅云卿更審量本狀隨事處之守珪得此勅卽捨之以聞如此則與元宗實錄相應而於人情差

似相近

資治通鑑考異

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其載張守珪請誅安祿山事傳云九齡判守珪狀碑云守珪所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然其爲語則畧同

唐張

九齡 集古錄

李白事所說不一魏顥作文集序曰上皇豫遊召白白時爲賓朋遊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許中書舍人以張洎讒逐遊海岱間年五十餘尙無祿位樂史作別集序則又曰上與太真在沉香亭賞木芍藥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詞白宿醒未醒援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脫鞵之恨譖白於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爲妃沮劉全白作碣記又曰天寶初元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

以綸誥之任委之爲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范傳正新墓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元宗嘉之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旣洽召公作序時公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旣而上疏請還舊山元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逐之其說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記頗與傳文合傳曰白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

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恥之搥其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亦如此僕謂李白不容於朝固雖因高力士之譖然其爲人疎曠不密觀傅正所謂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樹又觀李陽冰草堂集序謂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致謗疑其於醉中曾洩漏禁中事機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疎之

野客叢書

碑所述光弼事蹟大較與傳同其不同者碑云朔方馬步八千人出土門傳作五千人碑云以數千騎東巡追兵馬使張用濟傳云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碑云賊將周智傳作周摯碑云嘗貯伏突於韞中傳云納刀於韞刀有伏突之名未有所考

李光弼碑

金石萃編

唐書載殷踐猷博學與賀知章相善知章嘗號爲五總龜謂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而顏真卿所撰踐猷墓碑曰顏元孫韋述賀知章陸象先與踐猷凡五人相聚故

曰五總龜其說不同

野客叢書

碑載次山起家爲道州刺史爲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
戶纔滿千今傳云遺戶裁四千考次山舂陵自序道州
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傳所書當據此文而
碑云戶纔滿千真卿在當時手自傳錄理亦不謬然或

更有所本歟

元結
墓碑

授堂金石跋

碑云璘在田悅軍中并州帥馬燧以犀帶遺公爲約而
傳畧之傳云璘與父令奇嚙臂別而碑不載豈作史者
欲形其父子之忠義而粉飾之也耶

符璘
碑

金石後錄

右唐李祐墓誌祐之爲吳元濟將也據李愬傳言吳秀

琳之降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
輿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候祐獲於野遣史用誠以壯
騎三百伏其旁祐果輕出遂爲所擒今誌乃言祐潛布
款誠於愬且曰某以某日歸命其就執也願得傷一支
以爲解不然妻子之在賊臣無遺類矣愬許之洎至唐
州同執者十二人命斬於牙門外次至祐大叫謂愬曰
公背初約耶今淮蔡未平不宜誅壯士愬乃釋之自取
藥封其臂分衣服飲食與語終日卽署爲都知兵馬使
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也

金石錄

寶刻類編及朱長文墨池編俱有此碑碑云漢晉間有高僧植貝多於西峯一年三花因爲浮圖按太平寰宇記引嵩高山記云漢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來於嵩岳四脚下種之并立浮圖今有四樹與衆木有異一年花白色其香甚佳與碑云高僧不合蓋傳聞異詞也

會善

寺戒壇記 中州金石記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校之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爲蜿蜿蚘蚘小異當以碑爲正今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

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

集古錄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集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爲正然時時得石刻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爲玩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爲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皆當以碑爲正也

唐韓愈黃陵廟碑集

古錄

右唐薛公達墓誌韓退之撰以昌黎集本校之頗不同皆當以石本爲是今畧舉數處集本云曾祖曰希莊父

曰播而闕其祖石本乃云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
左散騎常侍集本云君執弓腰二矢挾一矢以興而石
本作指一矢以興集本云遺言曰以公儀之子爲已後
而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蓋其小字也如此類
甚衆畧舉數處要知石刻可貴爾

金石錄

歐公跋盤谷序云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刻
石於其側令姓崔名浹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
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未顯未爲當時所宗故但云知
名士當時送愿者不少獨刻此序蓋其文已重僕家有

魯直所校石本與今刊本差異隱者之所盤無旋字有人李愿居之非友字道古今以譽盛德非而字利澤施諸非於字惟適所安非之字弗可幸致也處污穢而弗羞呵禁弗祥皆非不字大丈夫之遇知於王用力於當世之爲也無上字與所字盤之土可以稼非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而湘非可濯可沿又無喜有賞怒有刑六字大率如此其後有高從所跋曰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進每韜光而自晦寄跡人世游心太清樂仁智於動靜之間信古今一人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

愿之賢故序而送之縣大夫博陵崔君徠披其文稽其實是用命工勒石於谷之西偏以旌不朽云唐貞元辛未歲建丑月渤海高從所謂磨滅之文其全如此歐公謂令姓崔名浹而謂此姓崔名徠必有一字之誤觀前

漢外戚傳洿穢不修非羞字

野客叢書

余讀韓愈作劉昌裔碑竊疑其書謂旣葬將反柩於京師知其必有誤也因求其碑偶存爲考其文是反機於京書之所傳其僞若此豈不使後世疑耶其餘雖於義不甚相妨然因其譌誤可以復證也碑云陳許軍節度

使今書本無軍字反機於京碑無師字不可以誣碑無以字有太史之狀有太常之狀而無下有字蘇民戰敵碑爲軋敵陳力應變碑爲陳方僕射已都碑作以都書曰菑害碑作熯害以文考次知書本爲誤乃知碑刻之傳於當時者不可誣也後世校讎不得原本因誤就譌不究其意隨己所見致文字錯亂以疑後學可勝歎哉

劉統軍碑

廣川書跋

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柳子厚作武功縣丞廳壁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爲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

拔超峻光前絕後以柳視之殆猶砒砒之與美玉也蒲
田方崧卿得蜀本數處與今文小異其破崖岸而爲文
一句繼以丞廳故有記蜀本無而字考其語脈乃破崖
岸爲文丞是句絕文丞者猶言文具備員而已語尤奇
崛若以丞字屬下句則既是丞廳記矣而又云丞廳故
有記雖初學爲文者不肯爾也此篇之外不復容後人
出手姪孫倬頌丞宣城後生頗有意斯道自作題名記
示子子曉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至如此記豈
宜犯不韙哉倬時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見有爲之者

吾家孫姪多京官調選再轉必爲丞慮其後有效尤者

故書以戒之

容齋
四筆

鴻輝

謹案顧炎武日知錄云以題目之同於文公而

以爲犯不韙昔人之謹厚何如哉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五終